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峯集 卷下 附録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劉淡

圭峯集卷下

元 盧琦 撰

賦

驅睡魔賦

盧子好讀書每閱一卷輒欠伸思睡盧子曰是必有魔我者乃為賦驅之千里之外其辭曰古之君子自强不息宰予晝寢仲尼斯責允也神禹寸陰是惜展矣周公

夜以繼日萬世而下咸仰盛德後乎諸賢亦殫厥力董
令下帷衡予鑿壁各有令名著于簡冊肆予之學作輟
靡一厥咎在汝莫能汝克方其茅齋寂寂晝長如年烟
生古篆風入新絃爾或至止孝先欲眠穠堂淒淒夜寒
如水銅壺促更鐵檠繼晷爾或至止希夷好睡至若佳
客滿座載笑載談爾或窘我我舌以緘明師正席講道
窮理爾或窘我我心以弛雪案螢牕手不停披擷詩之
葩採禮之儀揭書之要搜易之微爾或病我力倦神疲

吟誦之餘才思攸攄歌亞靈均賦凌相如詩驚李杜文駕歐蘇爾或病我詞澁與枯爾來無聲爾去無跡窺之莫見捉之莫獲今予將以仁為矢以勇為弧以志為將帥以氣為卒徒扞吾禮門用屏爾居障吾義路用塞爾塗爾宜遁跡於無人之濱竄身於不毛之區毋入我廬毋適我軀詩不云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予將如何言猶未既恍惚之間若夢若醒有若答我曰噫嘻子言過矣豪家甲第待予孔敦美褥疊綉華衾耀文垂珠簾以

掩書設翠幌而扃春仙翁野衲接予益勤竹牕納月柴關閉雲席樹陰以終日對柏子之清芬彼屢得我而不以為厭我數訪彼而不以為煩故日與遊陽臺之雲雨步華胥之乾坤臨謝池以覓句詣槐國而游魂奚獨見斥於夫子而使我不能自存也耶予曰富貴者何事乎勤學隱逸者何心於功名予也進不少攄其志退不得獨善其身是以汲汲孜孜靡遑底寧期努力以弗怠或庶幾而有成予宜亟行我非少恩睡魔於是者欻嚘咿

逡巡畏縮雷走風馳一往不復

悠然亭賦

蘇子瞻說陶詩云本自採菊而舉頭見山悠然忘情趣閒而景遠可謂深得此詩之旨矣然此老自彭澤去官歸不為世故所縛隨所寓輒悠然非特採菊見山之詩而已靖山蔣君慕靖節之風而以靖山為號取採菊之句而以悠然名亭其趣向從可知矣予因為之賦以擬君之趣賦曰驛溪之山層層驛溪之水泠泠有隱君子

俯溪而亭牕八面兮玲瓏屋數椽兮丹青景無禁而可取門雖設而不扃儉不及陋奢不及侈而扁以悠然之名主人無事日遊于亭曰昔義熙哲人解組來歸神契靈均節凌伯夷念夙世之所慕莫往躅之能追忽舞蹈以有得乃援琴而歌之歌曰若有人兮山之下步東籬兮容與紛春妍兮何之撫秋香兮遲遲暮秋香兮娛人立西風兮誰晤又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麓步東籬兮彳亍日將夕兮忘歸采芳馨兮盈匊盈匊兮遺誰羌好修

兮公所獨又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陰樽有酒兮牀有琴撫琴兮無絃釃酒兮屢斟何千載兮寥寥羌獨會兮余心歌闋于時有客坐於亭上聞歌而悟攬衣而起曰大化一漚浮世萬殊事有共途而異域人有異世而同趍維先生之所尚與靖節兮相符至若灝氣横空荷枯柳敗盼芳蕤之始華傲晚節而獨在方離披以向榮聿璀璨而可愛幽馥散乎庭户雅韻凌乎蕙窗登斯亭也覽斯物也其靖節之所釆者歟連峯相繆一碧葱倩既列

屏以競秀亦排闥而自獻嵐光凝而暮寒木葉下而秋遠雲出岫以來歸鳥投林而已倦登斯亭也對斯景也其靖節之所見者歟維亭之下鑿苔而池分數畝之靜幽開一鑑之漣漪導泉流之縈迴泛瓦影之參差亭亭者華不蔓不枝圉圉者鱗躍波而嬉於此而嘯咏何異乎臨清流之賦詩維亭之側瀕池而圃恍惚乎三逕依稀乎五畝夕延竹外之月朝拂花間之露時摘我蔬時種我樹清陰在觴佳色在屨於此而逍遥何異乎涉南

園以成趣綸巾翩翩羽扇載揚薰風南來衾枕晝長似
卧北窻夢寢羲皇佳賔既至歡伯在席留連投轄談笑
岸幘似遊廬阜偃仰醉石左圖右史前經後傳秩然插
架可味可翫爾遺埃壒身謝軒冕澹然閒情孰羈孰絆
似乎歌歸來之詞以遊下潠之館噓卷舒有時顯晦惟
遇釋莘野之耒而澤民投渭川之竿而佐主墅平泉者
秉國之鈞堂緑野者中興之輔今也四海為家萬國車
書吾子將為鳴陽之鳳乎抑將為空谷之駒乎將為在

林之鶴乎抑將為泛水之鳧乎主人笑而謝曰非山有移文之誚終南貽捷徑之譏謹我優游勉我遁思夜鶴不可使之蕙怨曉猿不可使之林悲言畢但見空山寂寥涼飆颯爽四簷露冷雙溪月漲付物我於兩忘夫奚有乎得喪又安知夫蔣之為陶而陶之復為蔣也耶

海賦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旋斡乾樞包括坤寓思昔洪水懷襄帝命神禹秉四載以焦勞決百川而東注屯余車

於龍門率飄風而來御天吳紛兮乘旗罔象導夫先路湠漫瀰渺茫無涯淑浚壑谷以納衆流指西極而回顧於是地軸載安端倪呈露波涵太清雲興風起東接扶桑西逾弱水北洗沃墟南瀲珠厓珠厓之外不知其幾萬里浴暘烏於東津沒望舒於西溼蜃樓市於空中鮫人織於水底馬銜開口以雄吞海童邀路而瞪視其神怪有如此者其鱗則巨魚突兀高濤浮游六鼇負山大鯨吞舟揚波之鬐插雲之鱗固莫名狀何數乎魚蝦螺

蚌鱨鰋魦鰡其羽則鯤鵬變化扶搖九萬鸑鷟蔽雲羽
翼凌漢鶢鶋避魯門之風精衛沿發鳩之岸詭色殊音
羣飛類浴徜徉乎波瀾沙石之岑渤澥之島又何計乎
雙鳧乘雁其寶則陽氷以濯陰火潛爐赤鱗紫貝詭石
文渠蛟室之所儲又何止乎鼇山之貝蚌㲉之珠子方
觀瀾作賦染筆濡墨客有笑于傍曰子所言者海之迹
請為子言海之澤廣大無涯流行不息盍納百川而不
泄者海之量載萬斛而不重者海之力潤下作鹹者海

之性卑以自居者海之德舟楫以濟不通者是其仁潮汐往來旦暮者是其信與天地以長存歴萬古如一日此海之所以為大也予之言固未究其萬一予聞客言有靦其顔上手稱謝探本知源客喜而笑岵巘同觀達大觀以遠眺步徙倚以盤桓蹍玄虛之故步感軻氏之難言

記

重建登科巖記

惠安縣西一里有巖曰登科稽之邑志始名登高山宋乾道間邑人盧瞻讀書其上以八行舉因改名焉是山有林麓泉石之勝諸峯環峙萬象在下大海際天一望無極每佳辰良月邦人士女咸兹以嬉梁浮圖者因為之殿宋季燬焉延佑甲寅邑之好事者乃宇其故址修葺未完歲深且壞至元丙戌前進士雷侯子樞來宰是邑去煩除苛興廢舉墜易法律而仁義化呻吟而嘯歌視政之暇訪求幽賾以資遊觀得兹山喜曰是何其名

之嘉也且相距咫尺寧憚勞乎迺率僚屬登焉至則慨
昔賢藏修之地鞠為草莽為之惻然者久之越三歲戊
子冬十月計工度材令白沙寺主僧嗣証董其役吏陳
振王君爵給其需芟夷孔艱墾闢寖廣既葺前殿之壞
復作後殿屬之高明爽塏雅與山稱翼以兩廡表以山
門又與殿稱官弗匱助民弗匱力已丑春二月落成稚
耋聚觀咸謂規制之盛前此所未有也於是雪溪林先
生走書鐔津之上屬予為記其言曰子邑士也於盧公

為裔孫而又獲與雷侯同舉子為文志茲役庶幾揚乃祖之美昭令尹之功俾與茲山相與無窮不亦韙與余惟自有天地即有茲山閱千萬年至于吾祖而佳名始著自吾祖以來又幾百年至于雷侯而舊觀一新地不自顯因人而顯亦其數然也余以升斗縻茲不能去他日歸鄉里攜朋儕相與杖屨其間當爰筆賦之雷侯名機字子樞以延平府推調是官所在咸有治績長子燧次子燦俱領鄉薦

重修永春縣學記

泉郡之西百二十里置永春縣治縣之西五里置學稽之邑乘學舊在縣東宋大觀迨紹興凡再遷而後定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春三月予始莅縣事即謁學教諭高仲舉等進而言曰是學自至元内附以來前後累改然歲久屋老隨葺隨壞宜更久之顧學租薄猶不足以供祭祀贍師生如營繕何予喟然嘆曰彼釋老之宫布滿天下在在華麗今天朝右文而聖人之居其陋若是吾

徒得無赧乎矧余來方欲以教化理諸邑而學又教化所自出尚得辭其責乎於是邑之好義者若陳惟孝等相與謀曰令方有事于學吾黨當叶力相之以速于成無何而粟盈于倉楮羨于帑矣是年夏六月首作戟門五高與殿稱距戟門四丈有竒建櫺星門以臨通衢與戟門稱戟門之左為小屋右為亭因故址而加崇焉亭舊名思樂令易而匾之曰光霽遂及明倫堂曁左右四齋柱之腐者易之棟之橈者更之俾可以久堂之東西

各有庫西以經史而學官私居鄰焉東以藏祭器而魁

星祠密邇焉堂之前搆儀門與兩廡接為門如戟門之

數儀門之內鑿地為池甃石以瀦水而橋其上環以欄

楯仍繪先聖及從祀像而華其殿由殿而廡而門悉加

丹堊十四年甲午夏五月安溪縣寇作六月侵我疆官

署民戶燬于火而是宮巋然獨存既而義旅聚於斯栖

兵于齋飼馬于亭穴垣而蹊斧戶而爨所不克毀者僅

廟余與戎甲相卧起弗暇顧也十五年春三月寇平民

獲休息乃復召工補頹戟門之外砌石為亭而種樹于其側櫺星之外築牆二十丈障其前闢官道而廣之從興元省賢二坊于道之左右而相望焉盍至是而役告畢矣又以士之無養也復勸陳光輔等捨田若干以廩之以祭器之未具也復範簠簋籩豆以用秋八月上丁克如禮禮闋宴于堂上羣賢具在教諭顏寧助等請曰某等重役于茲與執事相周旋殆將四載中更禍患尚賴先聖在天之靈獲就緒矣今日釋干戈而俎豆捨甲

胄而衣冠雍容揖遜于禮樂之地顧非幸與願記之以示來者余聞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夫人倫有五而君臣為五倫之一所係為尤重聖人教人為學亦不過明此而已永春承平日久民不習鬬寇始乘其無備而掠之邑大夫士且忿而起慨然與義兵為國家出死力其細民亦往往用命於鋒鏑之下而不暇顧其身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寇分道闖吾境大小三十餘戰而竟不能入尺寸葢民心惟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一日廢故其臨危

捨命有不待勉而為之者豈非平昔服習聖人之教而然哉然則學校之設其有功于世大矣今百里寧謐吾與君等得相安於無事其可忘所自耶諸君子第以營繕之顛末求余文而不知余之記殆有重於此者輪奐云乎哉衆咸曰然遂書記

永春縣重建公署記

縣隷泉郡七獨永春山水之秀視它縣為最以誌攷之是地為桃林場晉天福間始陞為縣縣治背大羽而面

像山下臨溪水陰陽家以為最勝者也公署重建於至正元年辛巳時監縣鎮奴尹方建翁典幕黄真仲也十四年甲午夏六月燬於鄰冦冦恣摽掠所在焚蕩予與義士吕用賔父子僚友伊守禮暨諸慕義者大募民兵擊之屢戰屢克十五年乙未春三月冦平官曹即他所理公事民復業者往往依村落以居市井蕭如過者嘆息是年耆老數十人踵門告曰公署所理民望所屬也久廢可乎且自君失之自君復之不亦善乎予喟然嘆

曰事有廢興是固當為然民病未甦恐未可為今旦夕當代恐不及為父老請弗置遂許之於是富者輸財貧者輸力九月興功木石陶冶之匠各執其技命邑士顏希道督之乃作廳事後堂揔為間十廳事之西為江黄二公祠東為幕所翼之以吏舍表為儀門堂故卑濕爰積土而增崇之前為亭後為軒左右為房凡深淺廣狹之制陰陽向背之宜一仍其舊而高明稍勝人咸謂其規模之偉也時縣尉趙居仁陳岩寨巡檢方純亦各以

其所宇來白余念其役不可輟因以邑民所輸力者分
給之居無何而尉司之署亦成矣衆復以樵樓為請乃
併作之會未就緒而余改調福之寧德矣他若犴獄倉
庫庖廚之屬凡所宜葺者不暇葺而去葢十六年丙申
冬十月也嗚呼予作邑垂五載方其始至天下承平境
內無虞日與士民共享優游暇豫之福安知邑寇之禍
若是烈乎拊摩於瘡痍之際營繕於煨燼之餘錢楔法
外工傭貴巨安知今日之事庶其茍完乎余既不能固

守封疆貽我民荼毒復勞我民以就兹大役寧不重得罪於我民乎嗚呼其亦艱哉抑亦不得已而為之也與我同志圖惟厥終則匪予之幸斯民之幸也故書此以識歳月而尤不能無望於將來云爾

三華重修講堂記

至正九年己丑六月余以事抵三華即謁廟學偕諸儒坐於講堂之上顧瞻棟宇欲壓因謁教諭商君李友曰學以明倫也堂以講學也可若是壞耶盍圖之起而曰

僕備員于兹興頽補獘之務恒寘于心欲獨任諸已則
廩如懸罄欲旁托諸衆雖家至户諭言未易售固將待
其人而後興與且是學之經營顛末具載于碑始終皆
吳氏之功也廣德二守武畧公實作之其後寖壞則畧
之子臨漳二守遯齋公修之又其後正殿兩廡暨櫺星
門壞遯齋之子今汀州二守松泉公重修之松泉於學
尤究心旦夕代歸斯堂之新可卜矣明年庚寅夏五月
季友走書延平諗予曰比者松泉公歸自汀僕輙以向

之復于執事者請公欣然曰是吾責也是吾父吾祖之志也於是捐財集工不俟終日凡棟樑榱桷竹瓦之汚腐殘缺者悉易之完緻視昔加倍丹堊漆髹煥人耳目興役於己丑六月畢工於庚寅三月縻鈔為錠八十有奇而究人無與焉學之人士僉謂吳氏有功於學三世矣宜載其事于石俾來者考焉執事幸為記之余惟學乃教化所自出之地其事似緩而實急自夫二氏死生禍福之説勝天下無賢愚貧賤咸靡然趨之求其用力

於教化所自出之地則亦寡矣吳侯獨以高明特達之見崇正學而不惑其諸異乎代之人歟且人孰無子孫焉然不能保其皆賢而無不肖作於前而述於後者幾何人哉吳侯乃能以其祖父之心為心俾鄉校之士藏焉脩焉遊焉息焉其必知所自矣雖然堂之設豈止於是而已固將相與講明古昔聖賢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窮而推其說以淑于鄉達則克其用以濟于時斯無負吳侯所以作新斯堂之美意侯名克忠松

泉其號也教諭名皓三山人

東坡善應庵記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予抵福清平南之東坡至于善應庵一日僧覺真曁優婆塞陳覺榮來諗曰是庵創於大德己丑至元戊寅乃重建焉其事則陳何二師之經營其教則東林遺法也二師去世久而事實未有紀恐遂湮沒無以示來者敢請予曰第言之我為若記之極西之方有淨土焉其國無三惡八難其人大樂有能念佛

三昧往生彼界晉時廬山遠法師懼夫代之信者弗篤作為咏歌以勸之由是東林有白蓮社當時化焉故庵字比比有之而此以善應名盖取觀音經中善應諸方所語也又曰庵故陳覺堅宅也覺堅年甫壯輒脩淨業嘗建安福庵後灣厰有成規乃出謁道師之有軌行者以究其道既歸思别度法宇謂莫東坡若也遂以宅為之而居其族於旁里不以混焉乃拓厥基欲其舒也乃凹厥壤欲其燠也首作佛殿次作觀音閣後灣陳覺正

實相成之於是覺堅老矣其徒陳覺慶道行愿謹為時所推自嗣以來内濆私蓄外資衆施務新厥故用弘兹庸既鳩工視中殿曰狹矣其廣之乎視觀音閣曰陋矣其易之以高明乎視棟楹榱桷曰腐撓矣其悉更之既克有成咸就矩矱施之金碧被之漆髹殿之後闢軒東向累土為層臺而墉以衛之閣之下闢軒南向列其房於左右外則旁取篁篠花卉之屬雜植焉涅槃有堂香積有厨寢有次食有所殘缮茍完即以其餘市田若干

畝課僮種藝而取其入以食益覺慶主之而覺真覺㒤
與北山林其咸有力焉予耆而復曰釋氏以人天小果
目締搆然以崇象教匪是曷依是庵也有覺堅基厥始
有覺慶圖厥終若二人者殫精神竭志慮以輔翼之卒
克就緒茲惟艱哉雖然非以眩美觀也其惟弘爾佛之
教以惠斯人乎夫佛之道其教不過導人為善已耳雖
蚩蚩者流幽明之五濁仇之十纏九惱囚之罔覺罔脩
誰懲誰尤然而性固善也導之善善斯應矣又奚他之

求及其至也可行其道諸惡不留其羣聖之傳與今夫海島荒遐之處戒葷血人念三昧誓超惡趣期生淨域豈其俗固然哉教所被也然則玆庵之作其利益不旣多乎若夫究真諦於一言之頃悟奥義於一事之微學者殆未易進此然頓由漸入尚勉諸覺真覺榮曰然遂書以授之而鋟諸梓覺真號東庵覺堅之孫覺榮號桂堂覺慶弟子其戒行顯著里之人尤加重云

惠安縣學修學增田記

至正五年乙酉夏六月惠安教諭傅君馳書告琦曰惠安學凡四遷而迄定於縣治之左前至元癸巳令尹趙君仲臣之所創也舍如舟廩如罄倚教席者視學如傳間有以革陋為志往往畫於力不足以叩有司有司聽之漠然不少加意如是者積有日矣至順庚午監縣樂禮公實來毅然以興學自任宮之狹者闢而廣田之失者稽而復士為建祠樹碑德之也又十有二年辛巳吴漢臣來守兹邑飾大成殿殿廡衰凡若干悉易磚以石

又三年甲申陸公君華繼至乃大脩明倫堂棟撓者更之礎陷者平之枲桷瓦甓無纎巨咸徹其舊腐破缺而新之堂之後曰尊經閣閣之下曰崇賢堂畢就輪奐更築環圜之牆為丈六十有奇徙光霽亭其中仍斥而大之又自櫺星門達於通衢翼以石欄為閒凡四十有六自始役迄終公每躬督之不務苟成不求速効必完必固圖可以久於是學之制始備先時邑民陳某以罪没田于官鄉豪陰據之前令吳公廉得其狀議以所没田

興學養士牘具即代去豪賄吏陰更其牘公亟以前議白之府府是之因召豪至廷下示以法豪遂服田悉歸於學於是學廩始給邑之耆士來言曰凡有功於學者宜祀令仲臣樂禮公既有祠公與前尹吳公獨不宜祠乎衆諾而祠之將載其事於石因以所入田附書焉請予為記甚聞諸邑令古諸侯也邑學古庠序也董子曰設庠序以化於邑夫興學以化於邑者令之事也邑得良令難前有作而後克繼之者尤難若二公者其位同

其志同其興學之功又同即於學而並祠之者葢秉彜好德之良心其施於二公者亦同也其邑諸生也目當時之陋每羞且憾之今者居有廬食有廩絃誦有次其可忘所自耶為我語同志之士其益勗乃德淬乃業處而善其身出而周於用庶幾不負二公教養之初志云是為記

遊菱溪記

惠安之非鄉其泉石林麓之美獨菱溪為最勝溪之上

兩峯對峙蒼翠可愛崔嵬嵽嵲狀若相敵而不相讓者
一水出兩峯間或渟瀠黝黑莫測其底淺僅没膝瑩徹
淨幽魚之往來可數也溪多石水觸之則湧湃有聲其
最巨者離列水中相距咫尺水束而過過則帖然凡幾
屈折出而抵於驛道之衝宋治平中橋之以渡即所謂
永濟橋者水由橋下逕注有山横截其流水復曲行疾
逝自此以往予亦未暇究其所窮也曩余來訪親舊愛
溪之勝而屢遊之然信宿則去不能留也至元己亥初

夏予與莆陽人方君同寓烏石精舍溪出烏石山之背每日未晡主人輒相命以出出則之菱溪至則上汾下流以釣得魚以歸歸則月出東山矣故夕率一至焉雖風雨亦往然猶以為未極其趣也五月末㳺不雨不暘主人野服芒履客亦如之一僮釣竿以從一僮肩酒雞以肴蔌始由永濟橋側披榛取道以達溪主人把釣立於翠蔓青樹之外倦則與客列坐石上命酒少酌酌罷則釣如故頃之步且前石愈奇水愈清地愈輿意愈適

而魚之嗜餌者亦數數獲之於是爽氣憑陵煩襟瀟灑雖屢酌不醉也已而復得石橋數間盤桓久之遡此而上計當猶有佳處而日入矣噫主人生於斯且將老於斯余與方皆客也山色水光不可奪取分而去也雖欲常賞諸勝其可得乎昔柳子遭事謫南州久且不復其最勝者若黄溪鈷鉧潭諸處無所不遊遊輒為之記所謂雄深雅健之文皆以是得之今余才不見用於時文不足示於後姑書以誌歲月云耳

誌銘　祭文

元故真士陳公墓誌銘

至正十三年癸巳二月二十二日有元真士惠安陳公卒於烏石之正寢得年五十有八卒之十日其侄女婿盧琦在永春聞而哭之又十日其從子從仁走書於琦曰先叔父向有疾嘗為文囑其子同曰吾平生慕古道今老且病倘不起喪事一依古禮慎毋用二氏非親知不受弔踰月而葬題云有元真士烏石陳公之墓足矣

兹不幸没同悉從治命將以是年四月二十四日辛酉
葬於林坑山之原惟先叔父夙遇執事厚知叔父之詳
莫執事若其銘以來庶有以慰死者於地下琦得書泣
曰嗚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真士今我戀兹升斗不可
去真士病不及問斂不及視葬不及會吾負真士多矣
嗚呼尚忍銘之哉真士諱士麟字子信元真丙申二月
二十日生曾祖諱元善祖諱嗣源父諱旃澤母黃氏真
士早失怙恃事二兄惟謹性嗜學諸史百子靡不遍閱

手未甞一日釋卷凡古今人物事變往往能道其詳雖老師宿傳弗逮也治家有法教子有方待姻戚舊故有禮恤下有恩動輒取則古人每誦諸葛武侯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之言以自儆視習俗姦偽慼然若有所不堪者所居山水明秀即居之東偏為亭有池臺卉之翫命酒酌客殆無虛日或適意漁獵放浪藪澤間與勢利邈不相接葢有所悟矣娶莊氏先歿再娶王氏有淑德生男一即同也生女五長適葉次適連次許適

柳末許適王琦往來外館今三十年真士念之如一日去載綵永春入仙遊捕寇取道惠安還邑真士語留信宿别時無他祝惟曰若先人教若廉謹守道事載家乘幸念之勿廢嗚呼真士已矣寧復聞斯言哉銘曰樸以祿真曰唯古人遯以養晦曰唯真士佳城言言真士之墳菱溪可竭刻文不滅

樂齋陳公墓誌銘

予穉歲聞先子前村公及舅氏豐山公每言夙昔遊浮

休先生之門同舍凡數十人而樂齋陳公尤表表時予
雖耳公之名未及見也一日駕舟至樂島始見公眉目
娟秀意度閑雅有古君子之風焉自公肥遯於家予每
歲游學他郡不可得而復見及予歸自京師公以詩來
賀曁舅氏屬和聯篇今纔十餘年先子殁先舅氏殁公
亦殁歲月流邁諸老淪落可勝悲哉公諱立功字漣仲
號樂齋處士以至元己亥九月二十五日生乃後唐金
紫公光禄大夫諱政字雍之仍孫其先自江州義門入

闕居惠安之南浦扶陽追宋户曹諱南鄉者捨宅為院
遂遷於樂島居海上内有林麓之美秀氣恒鍾乎人故
陳以明經顯者相繼有曰遇平者終鬱林知州有曰遇
鳳者終新州新安知縣公大父諱季卿宋宣教郎父諱
慶祖收節郎興泉巡使母劉氏公少敏達惠安尹子俊
趙公奇其才薦為泉郡庠直學公勉職已而嘆曰親在
吾安能遂聲利於外而廢甘旨養哉即杜門不出事巡
使公及劉氏以孝聞睦族善鄰教子待賓與凡所應接

者各盡其道每慕少游之為人常曰騎馬乘車優游鄉里得善人之稱足矣此外復奚求哉晚年喜溪山之勝遂卜居於仙邑之龍水即居旁為小屋匾曰樂齋固其號也一夕謂諸子曰吾老且死汝亟為我買舟吾當涉海適故鄉與族里父老相聚而别是吾志也即往造焉將返時公從弟諱至明者年七十餘以詩賀公曰福緣善積見曾孫金玉團欒聚一門白髮弟兄何忍别勉君終老聚陳村公讀之泣曰吾豈恝然忘情哉弟死在旦

夕且卜葬仙溪有年矣安能久處此也因依韻答之曰
重來海上撫諸孫桑梓森森影在門老去豈無懷土念
新丘已卜水邊村遂返龍水信宿而歿時至正辛卯十
二月二十日也得年七十又七公娶劉氏林氏宋氏皆
先卒林氏宋氏已葬劉氏生男英娶林氏女某適莆陽
萬俱夭林氏生男漢娶鄭氏宋氏生男三沃娶卓氏溥
娶林氏演娶黄氏孫男三人孫女五人曽孫男女三人
劉氏生於甲寅七月四日歿於戊寅八月十六日得年

五十又一諸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及劉氏葬於仙邑連江里某山之原從治命也余試邑山中時艱事劇弗獲奔走數百里以弔公之墓姑即行實而銘之銘曰海上山峙隱士攸止學積於躬孝形千里有屋有田貽厥孫子晚圖乃居于彼龍水扁舟涉江撫其姻戚姻戚孔偕一別而死佳城言言仙溪之涘我是用銘昭示來裔

祭烏石陳貞士文

維至正十有三年歲次癸巳四月戊戌朔越二十又二日己未姪女婿盧琦謹以牲酒祭于故妻叔貞士陳公之靈告以文曰嗚呼茫茫宇内孰不有生貞淳伊邈巧偽相乘公有至性百慮一誠人生百歲孰不有死悉崇佛老以畢喪事公有遺命爰却二氏其生也順其死也安生死罔愧令人所難烏石之陽菱溪之北不事奔競以遊以息胸中萬卷古今歷歷揮麈清談聽者無斁種稻盈郊樹桑環宅市書課兒釀酒延客杖屨往來東阡

西陌或漁或獵隨意所適我陳氏僣數登公門公其念
我情義孔敦留或旬餘語或夜分論經講史耆所未聞
及我出仕屢辱誨言懼其惰荒戒以廉勤尚期暮年保
厥貞固豈料一疾而甃之遽佳城伊邇輀車載舉顧言
執紼道修且阻瞻望弗及雙淚如雨

啓　青詞

上惠安吳縣尹啓

郎官出宰百里載綰銅章書生窮經十年尚磨鐵硯不

圖今日獲立下風恭惟其官剛方有守温粹無瑕文章可以名家才畧可以經國宜大展於驥足乃小試於牛刀金浦栽花邊地播去思之頌錦鄉衣綉小邑誇創見之榮睠此龍山控茲驛道自昔號煩劇之所至今為彫瘵之區鮒轍之厄未蘇梟鳥之來何暮以明敏涖事案無滯牘獄無滯囚以禮讓化民畊則讓畔行則讓路膏澤源源於久旱之際紀綱井井於積弊之餘仁已洽於一方政每形於三異丕績擬河南之治夫奚以加清德

照石門之泉終當不易况底士之慶最大而延賢之席尚温自顧艸茅獨淹蓬蓽抱和氏璞屢遭刖足之刑鼓伯牙琴尚冀知音之賞倘蕣菲無遺於下體獲桃李盡在於公門

答吳縣尹啟

叩閽依日月叨蒙聖主之恩下筆生雲烟聿拜長官之眖捫心自愧揣分奚堪竊謂士之際遇有其時道之廢興係乎數自大元天下之定於一將及百年由甲寅科

舉以曁於今已踰兩紀何列郡人才之輩出獨吾泉風
氣之未開屬賢宰之作成致鄙儒之振拔如某者疎庸
無似困踣半生佔畢徒勞莫了一經之債旨甘弗繼敢
希三釜之榮束書遠赴玉京唱甲猥塵金榜歐生閩中
貢士豈期韓愈之同科賈氏洛陽少年益得吳公之一
薦方圖造謝遽辱寵嘉覯禮孔庭俾綴衣冠之末肆筵
偃室叨居樽俎之間在吾道以有光諒輿情之胥悅茲
蓋伏遇某官聲譽藉甚詞藻燁然里巷喧謳歌之音門

庭杜苞苴之謁撫窮扶弱民有父母之可依摘伏發奸人謂神明之罔測政績最於他邑文化洽於泮宫遂令下材式歸洪造知己之恩特厚寒微其何以報公理民之術尚踈高明必有以教我

領舉贄上本路鄒總管

太守民之師帥首唱文風儒生賓於王家適逢景運遥瞻列戟爰進鄙辭恭惟某官性地如麟趾之仁世胄有鳳毛之貴二十年戀闕帝曰汝其臣鄰一萬里分符民

謂家有父母把紫帽清源之雄麗擁朱轓皁蓋之光華明足以察吏奸寬足以蘇民瘼處處服龔黃之化賣刀劍而務農桑家家誦孔孟之書賤珠璣而貴道德課兒之燈不夜延師之席常春某自顧艸茅久淹蓬蓽家貧親老未遂祿養之初心日暮途窮復睹賓興之盛制偶獲鄉闈之捷將為京國之行禹門變化之神當自拔於聖代鄒管吹嘘之力尤有賴於明公

分司海口場祈晴

伏以官有常職惟煮海之為勞民不聊生爰籲天而有
請仰干鴻造俯瀝蟻忱伏念某叨貳漕司叅理經費朝
廷責任之重負荷弗堪省府號令之嚴譴讓輒至事或
因而或革心且恐而且憂比者領職途中茲焉分治海
口歲辦一萬引之上額數頗多時當八九月之間工程
猶少老幼登程而就役僚屬隨地以分催土汛當收而
連朝霖雨不止火伏已迫而列竈烟焰暫停雖云人力
之未周實則天心之莫測盖由涖政不謹每傷陰陽之

和故自興煎以來屢被風雨之患勢豈容緩計將曷施顧微臣無尺寸之能安所逃罪念下民有鞭笞之苦誠不忍言乃命羽流肅陳清醮竭精誠而控告祈陰翳之開明上憂國下憂民非為已禱外滌身内滌慮惟求天知乞賜兩月之晴甘捐十年之算伏願上帝如在羣后若臨金輪吐耀於山川日日慰輿情之望玉屑奏功於遇遇人人慶邦課之登

雜著

建言常平

切聞政所以養乎民惟善則可守法不必泥乎古有獘則當更伏覩至正七年詔書內一款言路通塞治道所關內外大小衙門官員凡朝廷軍民利病直言無隱卑職承奉使司劄使前往延建四路點視常平倉已行遍歷點視外切緣常平之役昔戴冑耿壽昌之徒實建明之豐年增價而糴歉年減價而糶蓋有成周救荒之遺意焉國家舉而行之誠良法也然近年以來但見其害

而不見其利葢法立弊生以至於此顧今日講究方新推行甚力而輒生乃欲冒陳其弊不幾於躁妄乎然其弊不知則已既知其弊而姑付之緘默恐非明詔究利病極言無隱之意也故敢以足跡之所至耳目之所逮者言之其弊有八省府明文豐年收糴本分派鄉都為里首者陰符吏弊云某人當領鈔若干某戶當納穀若干吏輩從而漁獵之受甲之賕則移於乙得乙之賕則移於丙及其姓氏已定則家家被擾無遺矣此其弊一

也省府發降糶本在各路則減刻於府吏之手縣不能得全數在各縣則減刻於縣吏之手鄉都不能得全數此及輸倉需求多門而每石之費蓋數倍於官本矣此其獘二也立倉皆於郡邑城郭然鄉村之民近者三五十里遠者三百里其不通舟棹之處又多值饑寒賑糶往復跋涉之費若干聽候逗遛之費又若干雖舉以貸之而不受其直民亦未如之何也已發倉之際其司縣貪猾之吏市井憸巧之徒與夫權豪勢要之强有力者

往往詭立姓名悉空其倉而糶之而閭閻田野困窮無聊之民雖一夫不得與焉此其弊三也各處闕官子粒充為糶本其吏貼人等往往挾官府之威而預期以徵之圖一已之利而穹價以受之名曰官錢實歸私室及其迫於上司之文移則臨時取其低價買糶帶水濕者有之雜粃糠者有之糧之損壞消折職此之由此其弊四也糶本發下各縣其提調官典該行吏貼相與為奸邪以青黃未接民間艱糴為詞飛申上司既從其請則

移糴本以為他用及至上司或差官盤點或移文催徵往往倉惶失措或私劵而賠貸於富家或低價而收買於鋪户糴未足而虚裝作數藏未久而浥變損壞其後官吏倉官人等或以罪去或以滿去而賠償之責不過斗級數人而已或斗級所不能償則凡有産之家不免重受其害此其弊五也汀州居萬山之中其民不為他業惟業農以生雖以貧民遇歛歲亦必有積聚其地又無深溪大川舟棹所不到故穀價恒賤汀人固無所賴

乎常平也官府賑糶明日收糴徒作虚文而汀人受其實害至有不可勝言者又况武平上杭二邑去汀州為尤遠其穀價視汀州諸邑為尤賤始者講究即二邑之境上共置一倉於黎畬取其道里均故爾殊不知聚黎畬而居者皆屯田軍也人人能耕家家積蓄方有司收糴之時二邑去倉各五十里欲水運則不可以舟欲陸輸則所費倍蓰姑得輕齎而就糴於軍而軍人坐得添價之利及其變糶之日彼二邑之民無一至者凡在倉

之糧悉為軍所糴而軍人坐得減價之利國家立法之意本以為民而斂散之利悉歸於軍此其弊六也倉官攢典人等近以例革去而專其責於提調官使提調官賢亦不過無擾於民而已決不能為吾民利也苟或不職則任用非其人收貯不如法其病抑又甚矣此其弊七也建陽平糴倉乃前邑令勸率産民捨米以充之積至千石有奇擇士民之謹愿者司其出納而官不與焉民甚便之今尚無恙也崇安亦有平糴令其法一如建

陽近因常平之設收糴未敷本縣廹於上司之㸃視乃以平糴倉所積之米充其數邑父老屢訴之皆不為理平糴所積悉歸於官常平之惠畧不及民上乖國家立法之美意下負百姓備荒之初心此其獘八也願罷各處常平悉歸徵元本還官若欲必行賑糶之法莫若勸率産民捨米如建陽等處平糶倉俾民自掌之如此則上不費官本下不傷民財而家無擾猶愈於常平區區所見特此具呈如蒙准信備申上司乞加裁覽不勝幸

甚

諭寇文

皇元混一天下百餘年近歲搆亂河南湖廣江浙等處悉皆搔動人皆為國家憂之獨高見之士以為聖上寛仁大度宰相賢明天下必無事今各處郡邑盡行克復百姓俱以平寧自京師至福建一路無阻汝等居深山知紅巾之亂未必知紅巾之滅知縣官之有虐政未必知聖主賢相之有洪恩惜乎無人為汝宣達此意况泉

郡古為佛國自歸附以來民不知兵雖有盜賊隨即勦除百姓享承平之樂他處所未有汝等一朝作梗禍連諸邑百姓受流離之苦前此未聞且汝祖汝父為大元民汝身為大元民大元何負於汝汝乃甘心悖逆為盜乎汝縣官未嘗結怨於汝路官未嘗結怨於汝城中之人未嘗結怨於汝旁縣官民未嘗結怨於汝汝敢焚燬他邑乃復攻打城池乎慈母十月懷胎三年乳哺方始得成人身官府設獄不敢輕人命必審覆無冤方置人

於死汝等殺人如刈草曾不動心何也人家架屋遮風蔽雨養子育孫有三十年五十年不能完美者汝等焚屋如點燈使人無葢頭之地何也人生有貧有富自是分定汝等見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殺其人何也汝等必曰半錠一石穀十兩一斗米尋常欲求一飽不可得今日既得酒食又得財物何苦而不為盜又曰官軍未大集民兵未大舉我何憚而不為盜嗚呼為此說者譬如魚遊釜中特湯未沸爾湯沸則爛熟矣家居恵安

與汝等即鄉人也近年永春於汝等即鄰邑也我才德不及於衆恩信不孚於鄰是致汝等侵我土疆毀我縣治掠我人民惟自責已不敢怨人然深思以為盜之由誠非得已因為汝縣官吏鎮守官軍虐政所逼生事激變汝等一時有所不堪遂至於此間脅從者多有富足之家知理守分之徒豈不知古今順逆之理但無路脫身誠可哀痛也我乃永春令尹念汝等本皆良民也念隣之民亦皆吾民也豈可坐視而不恤哉欽惟國家許

人以悔過自新近歲台州方國珍福寧州康偽元帥俱各聚衆數萬悉皆投首復業衆所週知汝等若能悔前所為開陳激變緣由赴官首告咸與免罪復業為民或能為官出力招諭旁縣賊徒盡數投首克復他邑即與申明上司論功陞用不亦善歟不然大軍四集玉石俱焚李志甫二年而滅羅天凌數月而亡其餘小寇亦半月一月而誅爾一則為康偽元帥等歸附復業一則為羅天凌等自取滅亡汝等誠熟思之孰得孰失姑以人

情言之汝等身冒矢石日從戰陣每挈妻攜子入山傍林風餐露宿以達旦何如奠枕而高卧其家乎聚衆千百烹羊宰牛以為娛何如炊飯釀酒煨芋剝棗與妻子相對面乎汝等誠熟思之孰苦孰樂我不能掉三寸舌於汝姑移文以戒諭汝汝等其聽之毋忽

跋伯章九龍卷

鄉貢進士伯章公所藏畫龍九甚寶愛之識者以為所翁筆也一日為他人持去且二十載矣今復得之伯章

以舊物復還自賀所與往還者亦往往歌賀伯章予惟龍神物也屈伸小大飛潛隱見其變化葢莫測也今而復還其伯章奮躍之兆乎龍之象屬乾乾為陽數用九以九變化也伯章春秋四十六矣今歳在卯由卯而午則四十又九伯章其以是年射策於九五天飛之庭乎

跋趙茂叔山居圖

右趙茂叔山居圖畫師李居中所作也蔡山離立蒼蒨一色飛瀑由崖谷中出滙為平湖黛蓄膏渟澄徹可鑑

寒雲翠煙相與往還於莽蒼之外夕嵐掩冉坌起於林薄之閒老樹高可百尺許柯葉紛敷茂叔玄冠縞衣坐其下左琴右書脩脩然嘯傲於埃𡏖之表厥趣亦竒矣一日茂叔持以示予予覽而嘆曰嗟乎世之厭塵雜者恒慕山居之為高然非誠能脫去富貴而甘心於寂寞者其能一朝居哉茂叔少侍宦四方壯而遊京師入國學歸而客錢塘市居非山也豈其平日之所慕者恒在是與夫自昔英雋之士孰不欲以才諝自見於世不幸

而遭世之否則山林而已矣今者明天子在上雖圭蓽門竇之儒皆攘袂而起茂叔以英年實學方將與羣有才者相馳騖於功名之野玆豈山林時乎茂叔且徵文余為賦白駒之三章焉茂叔以為何如

題牧牛圖

揄柳之社蘆葦之鄉俯仰有崗巒藪澤之勝焉牛數十為羣往來輕煙薄霧間牧豎穩跨牛背鞭箠不施任牛所適人與牛相忘於悠然之天而不自知畫者非深知

其趣不能作此予田野人也於其趣稔矣今者逐逐車馬之塵無少休息忽覽此圖為之悵然

趙曾君世家盛事集

吾泉自宋以來由進士出身至宰相者自曾魯公始公定策功臣三朝元老若蘇頌蔡確梁克家留正之相業視公則有間矣父子兩府唯曾魯公及子孝寬蔡確及子懋而已狀元及第唯公之從孫從龍及梁克家而已一門進士十餘人惟曾氏及楊呂石蘇四姓而已至如一

門二相兄弟三人同時侍從祖孫四代書殿館閣則曾氏獨專其美而他族不與焉然則泉郡衣冠之盛莫曾若也琦生長是邦每閱郡乘及聞諸故老未嘗不羡慕曾氏之盛今年彦明君始出示此卷因知其事尤詳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彦明君其勉之

題山水圖

予昔寓山中每覽溪山之勝心甚樂焉嘗有詩曰平生

愛丘壑來此看烟霞野迥風光合溪深樹影斜小橋無客渡半嶺有人家獨坐楊陰下黄昏望釣槎蓋紀實也今者奔走官事羈旅城郭間無復埜趣忽展此卷恍若曩昔所觀覽而賦咏者心為之豁然因題數語於後

求麥舟疏

至正己丑春友人三山方子不遠數百里至劍津袖春陵太守木軒先生所贈詩以贈予且泣以告曰僕獲戾於天母歿未葬而兄又歿惟是坐一貧為祟二喪弗克

舉有年矣鄉黨莫予知也故有是行仁人君子得無有范文正者乎予聞而悲之因為作儷語數聯於後庶好義之士讀之而有感焉必有能周其急者

右伏以季札過徐君之墓解劍而行仲尼過館人之喪脫驂以賻蓋重義者不忘其人於既死而濟物者安知我之為更貧三山才子方氏素受業於木軒先生之門嘗登名於棘圍亞榜之外學由積於富命不幸而窮前喪慈母後喪難兄禍在接踵上有老父下有孤侄言之

痛心幾載於茲二喪莫舉惟陟彼岡陟彼屺每為妥厝
之謀就有若斧有若堂殊乏經營之力倘非疾疢切己
詎肯奔喪告人情實可憐義所當念大家周急庶小寬
罄室之憂隨意贈財安敢必麥舟之惠

求麥舟疏為建寧李宗父作

龍江書院長艮成李先生没旅櫬權厝于茲八年矣其
子宗文欲挈柩歸葬而困於無資尚義之士幸相與圖
之

伏以季札弔徐君之墓掛劍則行仲尼遇館人之喪脫驂以賻盛節旣傳於昔遺風可望於今故龍江長李公藝精於勤行純而慤一經貢士嘗充上國之賔五載學官竟作他鄉之鬼壽則不固命亦何窮值時節之多虞圖歸葬而弗克親舍隔千里道路間關旅櫬垂十秋光陰荏苒母在而年過八袠兒來而囊乏一錢方欲挈柩而還誰能損財以助凡在交遊之士寧忘惻隱之痛倘念故人舟中之麥勿吝亟歸黄壤墳上之草易青

圭峯集卷下

圭峯集附録

行實

故前村居士盧公墓誌銘　前國子生三山吳鑑撰

葢惠安盧琦登至正二年進士第授將士郎台州録事歸自京師之五月丁父憂明年七月來福州以善狀乞銘於吳鑑曰吾先世光州固始人也唐末避亂從王緒

入閩居泉之惠安宋乾道間有曰瞻者隱登高山下以八行舉邑人名其山曰登科山其後遷邑東之圭峯下乃吾高祖之父也高祖諱汝華曾祖諱達叔祖諱義先以至元丙子之三月生吾父名慶龍字雲從其年宋六岳亂吾祖偕祖母李氏避之海島中逾年而歸隣里親戚咸劉于兵而吾廬朽然獨遺祖父冒難阻躬劬勩以收復舊業雖倥偬不遑而教子必有禮法故吾父羈貫知自力學問從槐庭王先生齊芝楊先生遊吾父事親

孝居祖母李氏喪哀毀骨立祖父病侍湯藥食飲衣晝夜不解帶至刲股肉為糜進之祖父歿喪葬盡禮比老猶孺慕不衰歲時祭祀未嘗不悲思垂涕泣閒過人親喪亦為之泣盖深痛二親之不復可見也生平不飲酒惟喜啜茗讀古書為歌詩取適已意客至必治酒且清談窮日夜樂之不為厭州里疏戚咸稱善人人無閒於言吾母鄭氏有賢德先二十七年卒時吾凡弟幼穉吾父絶甘分少俾得就保傅嘗誨琦等曰汝母早歿吾敎

汝兄弟讀書非圖富貴利達惟願世先德為好人行好事而已及琦歸自京又嘗命琦曰汝承祖宗休澤幸已成進士吾日暮途遠恐不能待汝祿養矣然吾居鄉見世吏以貪傲敗名節人唾猶虫蛆汝惟廉謹守道則吾地下之目瞑矣後數日感微疾端黙而逝時癸未二月十二日也得年六十有八子男四人長嶼次琦次琥次瑛皆已娶女一人適張某孫男五人孫女一人諸孤將以丙戌十二月廿四日丁酉奉柩塟于縣北仙境山之

原惟先生知吾父也審敢請銘余曰先大人存善積德羨有成趾若衛詞不違篤勤為孝子而又登巍科錚然顯聞天下揚光烈信來世宜謁達官聞人銘而君以屬余是其有尚也已余何敢辭銘曰閩海之壖圭峯所蟠有美隱君康盤其閒野藝澤漁于以自老孝善世繼委祉于後及見子貴祿奉弗逮凜乎若存有訓有戒仙岡之阡孝思烝烝銘以勸善久戴是徵

盧平陽哀辭

三山陳忠

予始從亡友余君子賢識盧希韓氏經學該貫下筆無凝滯而為人簡重子賢每語余曰盧生在吾門十餘年不見其有惰容既登進士第居官所至以循廉稱閩中進士如希韓者不多見也晚以近臣薦除守平陽州命下而希韓歿矣後三年其門人陳中立裒其遺文偕其子昺來訪予廬州予嘆曰嗟夫希韓死不可見矣得見其子與其弟子又得見其遺文庸非予之願哉抑希韓之不歿非徒以文辭為也予觀希韓性孝友奉父命從學

百里外常惴惴如在親側其在家也温被扇枕侍湯藥而不解帶居喪不近酒肉不内寢家人皂隸皆信之事兄如事其父愛諸弟甚于子鄉閭率相戒以盧君為法初從師子賢君試浙省師道病卒希韓不顧試期與其友陳彦博經營大事以歸迨得禄視師之家如師在時載其弟之官與分廩而食希韓僅少子一歲每别去見必納拜曰是吾師行也嘗記在郡城秋雨連日與對榻彦博家中夜劇談立己濟人之道希韓奮然誓曰其必

不敢負師友卒果如其言葢其為政有古人風諸公所
作碑銘皆實録無愧予目擊其在三山提舉䑓事番大
商以貲得叅省政勢振中外有咈意立巽殺之脅户部
令奪下四場引鹽自為市希韓曰是上蠹國課下毒亭
户及食鹽民皆我所為斷吾腕不署牒人為希韓危希
韓曰以是重得禍固所宜竟堅執卧不顧此尤人所難
者昔欒子有言曰民生於三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希韓
於是葢兼之矣世之士大夫以斯文名惟務纂組粉澤

為干譽取悅之具要其所為與詩書不啻秦越云觀希韓海口祈晴永春喻賊等作言一出口如天人之應如響斯答是果浮華之末所能致哉然以希韓之學行歷官二十年未脫州郡以片言屢弭寇變而不一録切當民窮財匱之秋天不畀之年以究所施以拯斯世而僅止中壽此予所深哀也今其門人之義汲汲然為求斯文於四方惟恐散墜亦可謂幸矣於其再至而歸也敢述此辭洩予之哀俾為告於墓既以痛斯文之澤不得

大被於時又幸希韓施未究而見於文辭者猶克傳於
後也希韓名琦泉之惠安人宋乾道間舉八行名贍者
其祖也中立字誠中莆田人世號忠門云辭曰
猗希韓兮粹美所鍾惇孝友兮實行諸躬隆師篤義兮
靡間始終有本如是兮宜流之豐嗟所美兮豈文藻之
為工牛刀小試兮屢奏其庸頌聲載路兮何渢渢使天
假齡兮騫以沖福我民兮流澤何窮鸞鳳伏海兮羣鴉
厲空謂蚊之饒兮孰可養而為龍玄雲八表兮尚寐無

聰歌以哀之兮夫孰知予之沖沖

永春平賊記　元奉政大夫同知福州路總管府

事致仕林以順撰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止横歛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巡邑境盜遥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

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爾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刀槊請縛其首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冦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名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賊耶彼冦方將擄

掠我妻子焚爇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明日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衂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恭人陳氏壙志

恭人姓陳氏諱懿字孤徽世家惠安之烏石曾祖諱嗣

源祖諱旃澤父諱怡孫母許氏以至大巳酉八月廿七
日生年二十八我先君受於烏石之廟而歸於盧氏先
君諱琦自號立齋登元進士第累官至漕司提舉例始
封恭人歿時則大明洪武癸丑五月七日也享年六十
又五子男四長暹次果次昺次晏長蚤世女三皆殤孫
男三源汝慰女六諸孤卜以次年八月廿八日辛酉奉
柩葬於龜鼈山之源與平陽君合窆焉尊治命也恭人
生而孝敬溫惠幼涉書史有載忠臣烈婦孝子順孫之

行未嘗不三復嘆慕旣歸奉吾祖南昌君視滫瀡問燠寒唯謹南昌君嘗語人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南昌君殁脱簪珥以營葬事春秋享祀盡禮事平陽君三十年始終賔敬如一日恒銖累黍約以羨周貧乏奉賔客閒遇事箴規獻替弘多故平陽君所至以循廉稱恭人實有助焉平陽君殁吏民咸致奠賻恭人曰君生而不貨死而貨之非其志也一無所受旣葬御績紝課子孫讀書常誨杲等曰汝祖遺訓在家秉汝父遺績在國史

汝兄弟勿替引之嗚呼恭人已矣尚復聞斯言哉茲遠日有時而孤等未克承紹不敢圖死又不敢請銘於當世君子扳號摧痛昊天罔極敢述卒葬年月以納諸幽云孫果等泣血謹誌莆田陳中塡諱

立齋盧先生文集後語　延平孫伯延

公諱琦字希韓號立齋温陵人以詩明經領薦江浙遂魁禮闈登壬午進士第授台州錄事予時弱冠始習舉子業每觀公科文未嘗不三復數嘆恨不得拜門下以

從授業比公調延平郡幕職前鄉貢進士陳立大薦予
於公以教誨其諸子始終三年獲親炙焉公以詩經啓
發於予者必盡其藴凡平日所為詩文亦必以示予予
見其矩度嚴整而旨意幽遠近世作者鮮能及之或謂
公長於科文而詩文尤工公弗自以為是也至正庚寅
秋江浙省禮公較文予忝預選列士大夫咸謂予之得
所傳其疑公之私者公則曰師友傳授固欲學者之底
於成設有所私焉亦因其可取而取之耳己亥秋福建

大比多士公適任鹽司提舉督課於莆不與考試予復預選明年公還署予謁見公笑曰君再捷科場吾嚮者之謗可以白矣壬寅之春予又與同郡尤英舉於鄉公時寓海口聞之喜曰尤英又中矣尤英嘗與予偕學於公者也論者亦信夫公之有所傳矣是年秋七月公以疾終於所寓歸葬惠安于時賽甫丁搆難官軍討之道阻予與尤英不得奔訃會葬惟南望抱哀而已歲乙巳二月福建復大比予掌卷簾內公之子昺亦就試場屋

主文揭榜得詩經一卷經義頗佳賦策尤善以限榜額弗登名逮出院始知其為咼之所作也予既為之悵惜且喜公有子能紹其家學矣公之徒莆陽陳誠中氏適至三山與予學同寓僧舍誠中訪求得公所為詩文而編次之凡十三卷將鋟梓以久其傳且求諸名公為之序予請而讀之既悲公之早歿不及大用於時使其文不得見之館閣以黼黻皇家之盛治猶幸餘膏賸馥之存使誠中得以掇拾於亂離散失之後以傳之不朽懿

矣哉誠中因書此以附於卷後一以明夫公傳授之素一以嘉夫誠中用心之勤以公之子觀之其亦知所勉哉其亦知所慕哉